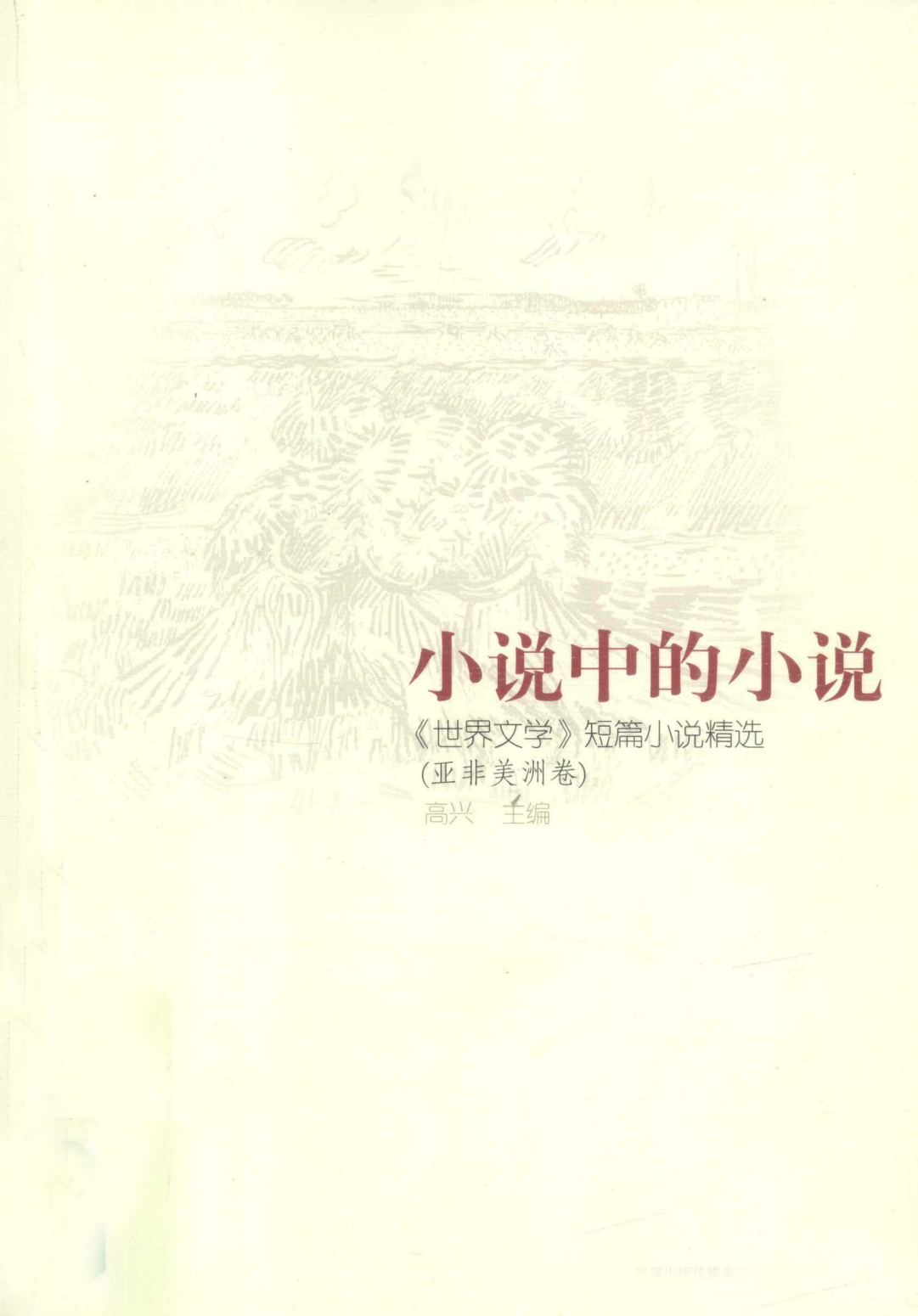

小说中的小说

《世界文学》短篇小说精选

（亚非美洲卷）

高兴　主编

他真正想做的只是要在他的世界里撕开一个洞好逃出去。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征兆与象征》

过节的那一天清晨，我们起床时发现夜里下的雪已与大地联结成一片，就像一只安静的胖猫，爪子放在手笼里，就地睡着了。一点阳光就使这只昏睡的猫的千百只眼睛闪烁不停。

——加布里埃尔·鲁瓦，《暴风雪》

ISBN 978-7-5447-1247-7
9 787544 712477 >
凤凰出版传媒网：www.ppm.cn
定价：25.00元

小说中的小说

《世界文学》短篇小说精选

（亚非美洲卷）

高兴　主编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说中的小说:《世界文学》短篇小说精选. 亚非美洲卷／ 高兴主编.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10
ISBN 978-7-5447-1247-7

Ⅰ. ①小… Ⅱ. ①高… Ⅲ. 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现代 Ⅳ. ①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96323 号

书　　名	小说中的小说(亚非美洲卷)
主　　编	高　兴
责任编辑	胡晓平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1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875
插　　页	2
字　　数	286 千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1247-7
定　　价	2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025-83658316)

文学中的文学（总序）

陈众议

世界文学从远古走来，大体呈现出自上而下、由外而内、由强到弱、由宽到窄、由大到小的历史轨迹。所谓自上而下，是指文学的形而上形态逐渐被形而下倾向所取代。倘以古代文学和当代写作所构成的鲜明反差为极点，神话自不必说，东西方史诗也无不传达出天人合一或神人共存的特点，其显著倾向便是先民对神、天、道的想象和尊崇；然而，随着人类自身的发达，尤其是在人本取代神本之后，人性的解放以几乎不可逆转的速率使文学完成了自上而下、由高向低的垂直降落。如今，世界文学普遍显示出形而下特征，以至于物主义和身体写作愈演愈烈。以法国新小说为代表的纯物主义和以当今中国为代表的下半身指涉无疑是这方面的显证。由外而内是指文学的叙述范式如何从外部转向内心。关于这一点，现代主义时期的各种讨论已经说得很多。众所周知，外部描写几乎是古典文学的一个共性。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明确指出，动作（行为）作为情节的主要载体，是诗的核心所在。亚里士多德说，“作为一个整体，悲剧必须包括如下六个决定其性质的成分，即情节、性格、语言、思想、戏景和唱段”，而“事件组合是成分中最重要的，因为悲剧摹仿的不是人，而是行动和生活”。恩格斯关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论述，也是以典型环境为基础的。但是，随着文学的内倾，外部描写逐渐被内心独白所取代，而意识流的盛行可谓世界文学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由外而内的一个明证。由强到弱则是文学人物由崇高到渺小，即从神至巨人至英雄豪杰至凡人乃至宵小的“弱化”或“矮化”过程。神话对于诸神和创世的想象见证了初民对宇宙万物的敬畏。古希腊悲剧也主要是对英雄传说时代的怀想。文艺复兴以降，虽然个人主义开始抬头，但文学并没有立刻放弃载道传统。只是到了20世纪，尤其是在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时期，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才开始大行其道。而眼下的跨国资本主义又分明加剧了这一趋势。于是，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宏大叙事变成了自话自说，载道传统让位于纯粹的消遣……由宽到窄是指文学人物的活动半径如何由相对宏阔的世界走向相对狭隘的空间。如果说古代神话是以宇宙为对象的，那么如今的文学对象可以说基本上是指向个人的。由大到小，也即由大我到小我的过程。无论是古希腊时期的情感教育还是我国古代的文以载道说，都使文学肩负起了某种世界的、民族的、集体的道义。荷马史诗和印度史诗则从不同的角度宣达了东西方先民的外化的大我。但是，随着人本主义的确立与演化，世界文学逐渐放弃了大我，转而致力于表现小我，以至于小我主义愈演愈烈，尤以当今为甚。固然，艺贵有我，文学也每每从小我出发，但指向和抱负、方法和视野却大相径庭，而文学经典之所以比史学更真实，比哲学更深广，恰恰在于其以己度人、以小见大的向度与方式。

且说如上五种倾向相辅相成，或可构成对世界文学的一种大处着眼的扫描方式，虽不能涵盖文学的复杂性，却多少可以说明当下文学的由来。如是，文学从摹仿到独白，从反映到窥隐，从典型到畸形，从审美到审丑，从载道到自慰，从崇高到渺小，从庄严到调笑，从高雅到恶俗……观念取代了情节；小丑颠覆了英雄；“阿基琉斯的愤怒”蜕化为麦田里的脏话；“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变成了“我做的馅饼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诸如此类，不一而足。此外，世界文学走到今天，恰好于20世纪末化合成形形色色的后现代思潮，而后现代思潮的出现客观上又正好顺应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发散。

然而，奇怪的是过程中始终不乏奇崛的背反及由此化生的特殊丰碑，比如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又比如但丁和塞万提斯、卡尔德隆和歌德、罗贯中和曹雪芹、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乔伊斯和卡夫卡，以及加西亚·马尔克斯等等，他们及许许多多逆时流而动的经典作家在创作方法和价值取向上均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当然，不能说经典作家就不考虑市场。莎士比亚是个很有市场意识的作家，巴尔扎克、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也经常为多赚几个稿费而废寝忘食。关键在度。此外，正是基于某种背反精神，拥抱时代价值、体现市民审美（或许还包括喜剧和悲剧兼容并包，甚至在悲剧中掺入笑料）的莎士比亚受到了老托尔斯泰的批判。后者认为前者缺乏信仰。而所谓信仰，或许正是巴尔加斯·略萨厚古薄今的所谓“君子之道”。毫无疑问，信仰既可以指向过去，也完全可以是非常现实或僭越现实的超前。但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们若非凭借其方法上的优势（恩格斯称之为现实主义的胜利），其厚古薄今的结果恐怕就不是与塞万提斯比肩，而是要成为堂吉诃德了。同理，乔伊斯和卡夫卡等现代巨匠也为文学的背反提供了新的注解。这主要不在其意识流或表现主义形式，而在其更为本质的现实主义精神及其体现幻灭的彻底和反向追怀的极致。然而，人心很古，未来亦然（至少是在可以想见的未来），因此无论背反还是持守，经典作家貌似厚古薄今，本质上却与希望相同，即必定蕴含着某种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精神。

《世界文学》（创刊时名为《译文》，后改名为《世界文学》）秉承其始祖鲁迅、茅盾等中国现代文学大师的衣钵，数十年如一日，适时地为我国文学工作者和广大文学爱好者提供雅俗共赏、可资借鉴的名作佳译。这些作品大致上体现了《世界文学》的向度和持守：既不随波逐流，也不墨守成规，既不趋炎媚俗，也不自命清高，而是在基本遵从世界文学走向的基础上保持了自己的品位、自己的选择、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判断，在坚持典雅与通俗、提高与普及、传承与创新辩证统一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取法乎上。至于结果是尽得其上还是仅得其中，则必须由广大读者说了算。但无论如何，她作

为外国文学译介园地里的长者虽历尽风霜却依然风姿绰约、高新若古，这本身便是一个奇迹。不过，鉴于此次《世界文学》结集推出的诗歌、散文和短篇小说选集已分别约请相关领域的高人（同时也是《世界文学》的老朋友）作序，我这里就不再班门弄斧了。唯一想要补充的是一点粗陋的古词心说，或可与《世界文学》各位同仁及诸位文友、读者共勉。一、诗人，在古希腊和拉丁文中意为创造者，因而是可以与造物主等量齐观的；二、散文，在西方语言中指诗化或诗性叙文，其横跨音韵与叙述的美文特点不言自明；三、小说，在西方语言中并没有“街谈巷议”、“稗官野史”的贬相，而是传奇或故事。我不敢说名正一定可以言顺，但《世界文学》确实努力做到了胸怀世界。这不，在众生汲汲，忽儿向东、忽儿向西的赶潮中她基本保持着自己的操守和品相，这是多么难能可贵啊！

是为序。

序　言

毕飞宇

多么好的一本书，如果时光可以上溯三十年，我估计这本书一上架就会被抢售一空。问题是，时代变了，这本书现在还有人读么？我不知道。

都说“小说死了”，小说没有死。但是，小说它皮包骨头，浑身都是巨大的关节。有一个词语是怎么说的，“形销骨立”，这个成语已经成了“小说”最为生动的写真——它还站在那里，只是没了人样。

小说之所以还能站在那里，长篇小说给出了非常吃力的支撑。至于短篇小说，即使它还活着，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植物人。

我的一位三十多岁的作家朋友在他的一篇自序里问道，这是一个浮躁的时代，照理说，浮躁的时代里人们应该喜欢短小的东西，可是，短篇小说为什么就没人读的呢？

我的朋友是不解的，我的朋友是悲愤的。但是，他忘记了短篇小说的本质。短篇小说的本质其实不在短，而在它有味道。品尝味道需要时间，也许还需要智慧。小品或段子才是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三十秒钟之内我们就可以痛痛快快地笑出眼泪。

这就是为什么肯德基和麦当劳永远不会做清蒸螃蟹的生意，清蒸螃蟹的味道固然好，但是，那玩意儿需要程序，太消耗时间，太考验耐心，太依赖经验，做清蒸螃蟹的生意，一个晚上也许只能做“一波”生意，那还叫“快

餐”么？快餐的盈利哲学是，拿起来就嚼，嚼两下就咽，咽下去就饱。快餐是不能叫“吃”的，北京人把那种迅猛快捷的动作称做“Sei”（塞），就像灌香肠，或堵下水道。

短篇小说是什么？在我看来它就是节日里的家宴。它重要么？没那么重要。几个人围在自家的餐桌上，各自说一些闲话，言不及义。但是，因为有人生的常态在，有最为基本的生老病死在，家宴比家里人“吃饭”要丰富得多。父亲刚刚做了手术，大家偏偏就不提健康的事；大姐夫刚刚做坏了生意，一桌子偏偏就不提挣钱的事——这反而变成了潜台词，潜台词所构成的东西也许是意义，也许只是一种无法复制的氛围。如此这般，生活里最生动的局面出现了：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不只是如此这般——多年之后，你的父亲已在天堂，你的大姐夫已在遥不可及的远方，你忘记了餐桌上的每一道菜，可你就是不能忘记老父亲吃鱼头的样子。灯光底下，他没有牙的嘴巴在撮，像没有牙的孩子在弄玩具，像无缘无故的笑。从此，鱼头成了你最亲的人，它让你爱，也让你伤心。最要紧的是，这伤心并不伤人，你的心愿意并一直收藏它。人类内心的收藏欲望让艺术最终成了一种可能，并一直延续到今天。

艺术没什么力量，小说没什么力量，短篇小说也没什么力量。如果有，那一定是它涉及了生活或人性当中最核心的内容。这个最核心的内容也许和种族有关，也许和时代有关，也许和历史有关，但是，也有这样一种可能，和它们统统无关。真正有关的是，有一类被称作“作家”的家伙，他们在私底下偏执地喜爱他们感受生活的方式：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我看来，短篇小说的真谛就在这里。短篇小说从一开始就是做减法，减去什么呢？我不知道。我就知道一点，那些被减去的部分成了我们的日子，需要我们去“过”。

我们都在过日子。我们都知道生活的芜杂。如果我们渴望感受一下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趣味，现实而有效的办法是，拿起这本书，读一读。

这本书是由《世界文学》杂志社编辑的，从1953年起，《世界文学》的每

一期都要为我们提供世界范围里的短篇小说佳构。然而，在《世界文学》看来，这依然不够。他们选了又选，挑了又挑，终于从迄今发表的三千多篇中选出了一百多篇，书名很有震撼力，《小说中的小说》。基于此，我建议朋友们读这本书的理由终于充分了——你可以不读小说，可你不能和小说中的小说擦肩而过。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1 少女心……［日本］川端康成 叶渭渠译
20 雨中喷泉……［日本］三岛由纪夫 苏珊译
29 小偷的留言(外四篇) ……［日本］黑井千次 陈喜儒译
38 咏叹调……［日本］小川洋子 许金龙译
53 味道……［巴基斯坦］萨达特·哈桑·明都 陈莉译
59 杰作诞生记……［土耳其］阿齐兹·聂辛 杨振同译
69 胡狼嚎叫的地方……［以色列］阿莫斯·奥兹 汪义群译
89 塞利娜公园一九九七……［以色列］纳娃·塞梅尔 钟志清译
94 空城(外十七篇) ……［巴勒斯坦］马哈茂德·舒凯尔 叶丽贤译
104 发现……［南非］纳丁·戈迪默 邹海仑译
110 暴风雪……［加拿大］加布里埃尔·鲁瓦 王泰来译
119 盥洗室里的风波……［加拿大］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汪义群译
129 季节的启示……［加拿大］阿利斯泰尔·麦克洛德 林倍加译
136 教长的黑面纱……［美国］纳撒尼尔·霍桑 聿枚译
148 失败的假设……［美国］欧·亨利 周钰良译
160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美国］威廉·福克纳 杨岂深译
171 征兆与象征……［美国］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 于晓丹译
178 自我矫治……［美国］约翰·契弗 王蒙译
189 失踪的坟墓……［美国］贝纳德·马拉默德 龚容译

195 抽签……［美国］雪莉·杰克逊 杨楠译
205 和我父亲的一次谈话……［美国］格雷丝·佩莉 冯亦代译
212 艾皮凯克……［美国］小库特·冯尼格 傅惟慈译
222 看也无妨……［美国］詹姆斯·珀迪 李尧译
233 自传……［美国］约翰·巴思 姜靖译
238 维罗纳:一个年轻女人说 ……［美国］哈罗德·布罗奇 傅浩译
245 威利……［美国］埃德加·劳伦斯·道克托罗 陶洁译
254 歌德谈话录 ……［美国］唐纳德·巴塞尔姆 周荣胜 丛郁译
258 午餐时辰……［美国］约翰·厄普代克 袁洪庚译
269 这么多的水,这么靠近家 ……［美国］贝特·培赛茨基 刘书栋译
277 假人……［美国］苏珊·桑塔格 徐天池译
286 欲火……［美国］威廉·哈里森 程巍译
299 相识不晚……［美国］乔伊斯·卡洛尔·欧茨 汪静译
304 大众力学……［美国］雷蒙德·卡弗 刘书栋译
307 屈服……［美国］多比亚斯·沃尔夫 邹海仑译
313 两个艾莱娜……［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 朱景冬译
325 我们都是泥做的 ……［智利］伊莎贝尔·阿连德 刘习良 笋季英译
335 咖啡杯……［乌拉圭］马里奥·贝内德蒂 白凤森译
341 巴尔塔萨的一个奇特的下午
……［哥伦比亚］加卡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林一安译
350 玫瑰角的汉子……［阿根廷］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王永年译
357 猛蜘的故事……［阿根廷］胡里奥·科塔萨尔 习羽译

少女心

[日本] 川端康成

叶渭渠　译

我远房亲戚家的静子姑娘，与时田武结婚了。时田武是静子自己选择的对象。婚后不久，静子到我家里来，让我看了一封长信，并且说这是挚友笑子书写的。通过这封信，我了解到静子结婚前后的原委，以及当今世上还有这样不可思议的、不变的少女心。这不是什么特别的异常心理或事件，毋宁说，这只不过是一桩平淡无奇的事。不过，这封信却将笑子的心境直率地袒露了出来，使我对一个素不相识的写信人抱有好感。如今这封信放在我处。也许是静子考虑到这封信不放在她那里，更有利于她们夫妇平静生活吧。因此，读者只要读了这封信，真相就自然大白了。

川端康成

(1899—1972)

日本作家。主要作品有《雪国》、《古都》、《千只鹤》等。196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川端以擅长观察少女心理著称。在这篇《少女心》中，他让笑子敞开了少女的心扉，率直地吐露自己纯真而深切的爱，接着又以细腻的笔触抒发了笑子在爱情与伦理的摆渡中的苦恼和哀伤，字里行间流溢出一缕缕日本式的悲哀情调和纤细之美。

一

静子，你是知道的，如果说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失败，那么，这都是由于爱而导致脆弱的

缘故。当静子的事占据了我整个心田时，我不由地用双手拍打着自己的双颊，仿佛它可爱极了。

“静子！”我呼唤了一句。静子“嗯！”地回应了一声，恍如在我的掌心里回应似的。不知该怎样形容我与静子在一起的日子里的那份愉悦。我总觉得它比喜悦更加宁静，比祈望更加清新，比悲哀更加柔和。我只顾闭上双眼，沉湎在陶醉中。正是拥有这份丰富的感情，我才觉得生活的幸福。

暂且让我从静子你那副施礼的诙谐神态中，寻回这份往事的回忆吧。你含情脉脉的眼睛，聚精会神地凝神着我，蓦地哈腰向我莞尔一笑。此刻，你一动不动，只有眼睛和嘴角泛起可爱的微笑。这时候，再没有什么比你的这份情爱更能直接地传递给我了。

“啊，是静子啊！”我竟然忘却了还礼。

不过，静子，我模仿了你的施礼姿势。向谁施礼呢——当然是向武。而我全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连想也未曾想过，我怎么会模仿起你的姿势来呢。我用这种姿势施礼过后，不知怎的，我的内心竟充满了某种异样的感觉。我只顾冲着对方微笑，哈腰施礼。这时，一股像是想撒娇似的爱，隐约地涌上了心头……尽管如此，我却未曾想过涌上心头的这份爱是什么。我和武两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本来就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嘛。

一天，我冷不防地向武施礼的当儿，你的姿影竟然活脱脱地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简直令人吃惊。更重要的是，我仿佛整个都变成了你。脸，身体，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了你的形象，甚至体内也跳动着你的心。另一个瞬间，这才察觉：“啊！原来这是静子施礼的姿势呀。”我万分惊讶，几乎昏厥过去。

“原来向武施礼的不是我，而是静子！”我突然试着在内心世界里将两人并列在一起，又试着悄悄地将静子你安置在武的身旁。这么一来，你们两个简直般配得令人吃惊。

突然，就像闪现出神的启示似的。

从那天起，我的愿望就是想让你接近武。也许是爱的不可思议吧。此前与你相会，不知有多少次就有这样的感觉。你的魅力，仿佛又给我带来新的惊奇，吸引着我。这时，在我脑海里清晰地浮现出来的，是武的身影。这回，我仿佛变成了武。我觉得你很可爱，如同武遇见你，无疑也会觉得你很可爱一样。我是如此地思索着让你和武在一起。因为我同样如此程度地爱着你和武。

“对，设法让武与静子相会。”我思考的结果，终于下定了这样的决心。于是，我神采奕奕，像突然变成了另一个人。

这一动机简直就像是虚假的——越接近虚假，越糊涂，我就越明白自己对你们两人那份苦闷的情爱是多么的强烈。

不过，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我与武的血缘关系。实话实说吧，我没有想到血缘关系竟能让我那样地宽心。我一看见武，就完全不想再要求什么，也完全不想再做什么。我之所以想返回故乡，大概就是出于这种心情吧。我的心，被武吸引住了。我之所以能够那么安宁，固然是仰仗于武，但更多的恐怕还是由于我们的血缘关系吧。然而，对于血缘关系，我也有小小的反拨。不知为什么，总觉得有一种郁闷的东西堵塞在我心间。这不是来自武，而是来自他的周围。

这种血缘关系阻碍了我和武成为恋人。

……我之所以想让你接近武，并且毫无妒忌，固然是因为对你深深的情爱，同时也是由于我与武有着血缘的关系。

于是，最初的日子到来了，我们三人的……

静子，你可能有你的想法，那天的情况大概是永志难忘的吧。

首先我想起的，是植物园里西番莲绽放的景况。那是九月末的事了。

与你乘上电车之后，我才坦率地说出：武可能已经来了。你很不情愿，小题大做地闹起别扭来。然而，在我心中，你和武早就已经非常要好了

……我急盼着能够看到你们俩是怎样初次见面的。

“……听笑子你这么说,他还是你的那位吧?”

“是啊!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你真啰嗦。”

“你呀,真厉害。我不知道我怎么就啰嗦了呢。”

但是,你露出了一副半信半疑的神态。

我们下了电车,走到河边,就看见武凭依桥栏在等候着我们。

“是他!”我喃喃自语。你使劲地推了推我的肩膀,可是一来到桥边,你就突然止步。我独自小跑过去,猛力地从旁碰了碰武。

“真傻呀,我早就知道你从电车上下来了。”

“我带一位朋友来了。”我特意用亲昵的口吻说,以解除静子你对我们“也许是恋人”的疑团。

“静子!”我回过头来呼唤。啊!这时,你把脸扭向一边,双手像捧着脸颊,又猛然回过头来,笔直地盯望着武的脸庞,立即显出一副可爱的施礼姿态。你半弯着腰身,含着微笑,眼睛微露羞怯的神色。你张开嘴巴,刚露出那副双重牙齿,就又微咬着下唇,仿佛要忍住笑,腼腆起来了。多么可爱的一瞬间啊!我也情不自禁,感到浑身暖融融的。

这一瞬间出现的情景,不知使我多么深受感动。

“瞧呀!静子。”我体味着胜利的喜悦。我对了。正如我所预感的,这一瞬间我甚至觉得:你和武在的地方,我的存在早已变得多余了。

然而,闪过这一瞬间之后,我们三人三副样子,都有点儿无所措手足。

“上哪儿去呢?”

“哦,有什么地方可去呢?”

“去植物园怎样?”

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静子,你首先移动着脚步,你的背影,那和服裙的腰衬垫歪斜了,有失大雅,我正想跑过去帮你整理一下,蓦地感到了一片父母心。父母之心,确实是一片慈爱的心。正是这种宽容,使我到了很久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ertongbook.com